



孔雀樓文集

四

和16
188
4

和16
188
4





孔雀樓文集補遺

越國文學 播磨清絢 著

男 勲 校

尾上神祠碑

并序

播之高沙尾上神祠曰相生所奉之神實同於攝之
 住吉祠旁有連理松亦號相生相生或作相追相遇
 相老邦訓皆通神道家之教闕而不宣布號曰神秘
 蓋亦寓狎侮媒黷之戒云即相生之義不可得而知
 而祠之建設實自上代世傳神功皇后征新羅凱旋
 住吉尾上二祠一時並建謹謂六師所指有征無戰

和16
 門 178
 號 4
 卷

而航海異域。頽波萬里。蛟龍所窟。倏忽風濤。舟楫之任。要而且貴。乃神之鴻績。香火數千載。理固當然。即相生之松。尾上之鐘。風人所詠。散樂所演。兒女亦誦焉。抑亦神威所使者。非耶。祠藏一鐘。象文精妙。滑澤如潤。俗傳海龍王所獻。或曰。異邦樂器。祠舊有神。封田數十頃。棟宇整麗。境域宏敞。祠職四家。曰道守。林野。山口。坂田。應仁至天正。屢經兵燹。日就荒蕪。元和己未。官歲給神封米七石五斗。太平百數十年。理化益深。而祠之百爾。寢復舊觀。安永癸巳之年。見住祠職山口氏字大學。建碑於祠旁。具由求銘於予。山

口氏曰。本祠建於上世。方今仰藉太平之化。神光益耀。今茲勒文。貞珉貽諸永遠。庶幾有資焉。予謂尾上之地。青松白沙。隔斷塵凡。景晴風收。海天一碧。古人相攸。實宜神官。即幽邃如此。而絕無猛鷲害人之物。蓋神之所庇云。若夫運有旺衰。時有往來。天人一理。固靡有所加損於神。抑亦際會。明時耀神光於益。明豈不美哉。山口氏之舉中矣。山口氏聰敏有氣節。事關本祠者。竭力奉護。不畏強禦。鄉之父老。嘖嘖歎稱焉。即予桑梓。所懷豈容漠然。因據由述之。若夫神之功德。加於朝野者。古來正史私乘。有焉。銘曰。

濱海之土。維神所宮。松抽連理。神奉三筒。響洋龍窟。鐘出波中。維神之在。海寧年豐。歲時香燭。仰誦玄功。旺衰之運。天人一同。輓近蕪替。職由寇戎。大明時起。廢神封再。崇經始輪。負臺殿房。櫳維山口。氏奉承匪。躬貞珉所。勒傳諸無窮。

石書法華經冢銘 并序

播磨賀古郡賀古川邑人林某之父曰某翁。性好善。信於鄉黨。晚年專奉佛手書法華經。先後三次。又書於石一次。石各一字。石凡八萬四千顆。云翁既沒。某積而藏於家。尚慮久之。或致散逸。乃買本郡某邑某山某方面地。許多丈尺。而藏焉。聚土作家樹石為表。求銘於予。予聞釋氏教中。寫經為一功德。即人或一焉。而翁四焉。可謂大功德矣。翁既奉佛而好善。信於鄉黨。定知其登天堂。加以一大功德。亡復疑矣。人子慕親遺澤。所在即事類兒戲。亦自不能已。止於衷。况情理不失者乎。翁奉佛而寫佛經。手澤有焉。從其失亡。漠然不省。視者豈人子之情乎。某斯舉。情理至矣。予頃作勝翁遺愛冢銘。亦言及之。可併觀焉。某字某號。伯元業醫。以良聞嗜學。謹慎有節操。銘曰。石為貝葉。於山是藏。貞固不朽。孝思無疆。

山某方面地許多丈尺而藏焉聚土作家樹石為表求銘於予予聞釋氏教中寫經為一功德即人或一焉而翁四焉可謂大功德矣翁既奉佛而好善信於鄉黨定知其登天堂加以一大功德亡復疑矣人子慕親遺澤所在即事類兒戲亦自不能已止於衷况情理不失者乎翁奉佛而寫佛經手澤有焉從其失亡漠然不省視者豈人子之情乎某斯舉情理至矣予頃作勝翁遺愛冢銘亦言及之可併觀焉某字某號伯元業醫以良聞嗜學謹慎有節操銘曰石為貝葉於山是藏貞固不朽孝思無疆

遺愛冢銘 并序

予友勝彦龍埋其父了貞翁所愛棋具於西雲寺之墳域中樹石爲表求銘於予嗚呼是果棋之冢乎可謂勝氏遺愛之冢矣翁少壯力於家事實寬而能蕭察而不詩家道日益興性清澹寡慾而座隱之好至老不休至於世事旁午哀嗔紛雜之際一旦對局釋然如遺靜思凝慮所謂蛛蝟不翅狡且窮者或奇貨翁設術欺翁翁佯爲不知人或以爲言翁微笑曰量力救阨抑亦不可施於無因彼謂騙我我謂救彼且彼日心勞我日心逸亦奚妨其識量器度蓋如此云翁

卒彦龍藏翁所愛棋具不復用而其意尚如有所不足因有斯舉西雲先住湛嶺和尚與翁方外至交見住鶴堂和尚又與彦龍相識故託諸斯云手澤口澤孝子情理至矣五十而慕先聖鴻德凡事爲親而作即似兒戲亦可况情理至者乎嗚呼功名之際猜忌之境苟有不便於己父羊可證兄臂可紆恩愛二字頓爲長物苟有相須相資燕郢一家享其敝簞褒它畫墁打油釘鉸動輒鏤版至奉其祖先一牌一碣視爲項王之印追遠兩言遂作死套謂情理何彦龍慕親於數十年之後而不已內外百指益興於孝

睦者斯舉有焉。所庇豈鮮少哉。翁名久亮，了貞其號。先世住攝之，三宅鄉小坪井邑。世為大族，後遷京師。居大宮街某里，菱屋吉右衛門者奇翁為人，以女妻翁。生男、女子六人。伯名彦春，仲叔俱夭，長女適京人寺田氏而卒。次適攝人角氏，次夭。再娶田村氏，有一男一女。男即彦龍，女天孫。男、女十一人。曾孫一人。翁既老，彦春承家。尋卒，彦龍嗣。翁以寬保癸亥夏五月卒，齡七十二，葬於東山大谷。葬法一依淨土真宗云。翁屋號冒用菱屋翁當家稱茂兵衛。既老，以號代稱。彦春、彦龍相襲其稱，傳之子孫。吾邦武弁本

有斯禮通行於市井。彦龍字予雲，嗜學與予交二十餘年。古人有言：天定亦能破，入權詐機智一掃如洗。人生百年，唯當務要情理，不悖戾而已。予雲斯舉，情理至矣。銘曰：

物固當朽，孝思永存。錫類之美，蔭爾子孫。

東山新建芭蕉翁墓碣銘 并序

芭蕉翁以諧歌聞於海內，諧歌即世所謂俳諧者。翁之履歷人往往詳之，蓋伊賀人罷仕隱於江戶。又住江之大津，遷於攝而終。翁沒七十餘年，高士韻人與夫諧歌者流，思慕稱讚不已。翁冢所在有之，姪道

卿新建於東山詩仙堂南某寺中請予銘焉予義祖
 伊藤坦菴先生亦與翁交坦菴集中有謝翁邀飲詩
 亦可以想翁為人矣今之諧歌要有二端牛鬼蛇神
 眩耀蒿目打油釘鉸脂韋莠口野服葛巾風標如仙
 而明人所謂那白雲常飛卓程屋上翁作諧歌清新
 不俗澹有骨力庶幾詩家陶韋抑又上援杜陵下伴
 香山亦或可擬世傳翁風神散朗侯鯖如茶泓崢之
 寄杖履千里可謂進于技者矣道卿名敬義予仲氏
 第二子出嗣樋口氏為吾藩同宗川越侯源公知
 京邸事慧而不苟介而能圓多諸技藝其於諧歌蓋

亦有師受淵源云道卿與翁生不並世出處異轍而
 心醉不已至有斯舉蓋有臭味相契於衷者嗚呼翁
 者予義祖所交而道卿尸祝焉予豈漠然銘曰
 才腴貌癯錦心綉腸行雲流水十暑三霜野老爭席
 桃李門牆人與骨朽言與譽長勒珉此處建冢多方
 維斯名寺風水允揚卜隣高士覓其歸藏雖非桑梓
 維翁之鄉

海樓先生筆塚銘

并序

明和壬辰冬十月原任長槍總管致仕淺見君置良
 病卒葬于城西本妙寺君夙以善書聞其所用退筆

永嬰不翅嗣子寔建筆冢於其埋玉之上求銘於予
嗚呼是果銘其筆乎銘其墓乎寔之意哀矣美矣維
其在巧言之四章乎君名置良字士俊號海樓父某
君娶熊野氏生二子伯即海樓仲名某字君達君未
冠仕

德正公居親隨班中有殊寵父卒襲其祿為司膳
公命以本職仍舊居親隨班師表其曹隱然親隨
祭酒恩遇益厚職任甚要既而弟某亦入親隨班
君慎密遜讓毫無得色自辭氣步履悄悄如有殷憂
者尋而陞席一等賜養馬俸

公逝

源隆公立在江戶猶未就封君決意致仕而母老
子幼且以藩法之在不能陳請當路諸君擬授君
一要職而閔嘆君情境不欲強違乃拜君長槍總管
外而不散且有養馬俸及隸卒二十人及

今公立熊野氏既卒會君病久而未痊而君遂得拜
致仕之命云寔襲本祿自本部士選入親隨班轉常
隨班弟某自司膳陞為轎前部帥賜養馬俸又陞拜
執法給司察卒二十人君夙善飲醉益温克既致仕
詩酒逍遙甚適載酒請授其書法及請書字者戶屨

常盈厨角空榼磊磊作羣嘗謂予曰古有筆耕舌耕如僕可謂筆飲

德正公命君學肩鼓稱精詣

公逝不復手之又善度謠曲及諸雜曲而歌不過數句輒止強之終曲乃微笑曰忘了有時戲作左右手書妙甚君少學詩於予伯氏交甚善伯氏卒先是君既有病伯氏卒後君養病於京師拉端文仲訪予時方仲夏爾日風雨殊甚予適會業史記喜而迎之君欲詣北野神祠予乃與在席諸子觴君於平野客樓或曰風雨不出予曰故人至何卜明日君笑曰老

先生亦能知海樓者久之風雨全收山水咫尺几席君以病不能暢飲而歡笑甚適至乙夜而歸信宿予宅言及伯氏潛然淚下慮傷神而止君元姿貌神秀至此瘦甚飲啖亦甚衰鯉鯽淡鰻之屬揮斥不食食經宿瓜蒞甚美之一夜為家人作左右手書數幅因謂曰善藏拙筆即病痊再遊觀伎聞曲日亦不足欲得隻字亦不容易語謔而意甚悽惋予乃以它語滄之醫藥數日未見効而歸竟以明和壬辰冬十月卒齡五十三娶高村氏生二子寔字君實嗜詩善書聰敏文雅有父風其一女子君風流醞藉所至一座悉

不省樓文集 林選
傾言及風流必曰海樓抑亦知其風流者未必知其
書字及諸技藝知其書字諸技藝者未必知其宦跡
知其宦跡者亦未必知其慎密小心有所操守即予
云云者亦率得於伯氏及諸僚友之談方予始祗役
君既補外則予亦豈能知其爲人者哉而觀於後來
詩酒逍遙之時亦可以想其少壯謹敏慎密之狀予
既聞君訃家人益十襲其左右手書曰是海樓先生
手澤自君南遊未閱歲而與者受者俱歸夜臺不翅
此矣使伯氏在乎海樓墓銘非伯氏而誰乃至使予
作之其謂之何即予爲海樓而哭非翅哭海樓而已

銘曰

廉謹爲質寓方於圓君義親養兩得其全手腕無鬼
風標欲仙併塚其筆家聲永傳

渤海翁墓碣銘

并序

安永癸巳夏四月癸丑南隣渤海翁病卒齡七十某
甲子葬于某街某寺會予內人與翁同日卒埋葬百
爾一裨益于我不能會其葬斷七之後嗣某塔某求
誌於福小車使予銘焉翁名保字子享號北門其先
世西郊吉祥院村人至翁父信豐遷于京師居大
官北門里以繭絲起配片岡氏生翁翁娶塚本氏生

一女名貞翁年高無男子養姪某為子號茂兵衛又
招近江人某為婿以貞妻之號友八有男女孫二人
翁少力於家政老而不怠綱目修舉家人婢僕奉命
唯謹是以家道日益興性嗜學屬文率為經世而作
議論高邁往往出人意表又好謠曲殊究精妙著書
行于世貞幼能書翁為廣購異邦古人真蹟及古法
書教之竟以善書聞翁賦性強壯又善攝養少壯嗜
酒及烟晚年俱斷之凡諸嗜欲苟害衛生者又皆斷
之而襄陽之癖至老自若庭際墻陰磊磊作羣宅後
營一室多種花草獨靜坐燕息於其內翁既善攝養

又素無疾病人皆謂耄耋可唾手而得即今臨焉殞
謝莫不怪訝嘆惜者焉而翁則預措置葬事細大條
書附之家人至茲舉而行之云嗚呼予去年作翁壽
序予內人無恙隣居數尺隔以一墻笑語相聞今日
作翁墓銘而予內人亦以同日卒轉瞬兩年何哀樂
之頓異豈非命哉銘曰

經世之學於家是修筆為論述夏擢庸流所謂謠曲
絕技千秋衛生有術招魂無由孫曾所蔭孝思奚休

法眼尚安窪田君墓碑銘

君名貞以字尚安號得壽堂姓窪田氏其先世為丹

之右族。遘家中。葉遷于京師。尚以多貲稱。君父名定豪。號正衛母。關氏有四男一女。君為冢嗣。君蚤孤。就予先人而學。又學醫於法印岡松良安。學幼科於法眼山科道安。故內大臣烏丸藤公延為門客。因又學和歌。既而專意為醫。遂以良聞。延享甲子。拜法橋。寶曆丙子。陞法眼安永。癸巳秋八月辛丑。病卒。歲六十六。葬于寺內街妙蓮寺先塋之傍。娶伊藤氏。生三子。曰直字士敬。二女子。天義子一人。度出。男二人。曰養仙。曰左門。自君先世受俸於筑藩。其述職往來往謁於伏見驛舍。是以君亦歲必謁於伏見。尾藩靈樹

翁主適於關白大政大臣近衛藤公。延享丁卯。君奉命療其人。屢効。寶曆甲戌。命診翁主脉。執謁朔望。尋為其隨轎醫。而後屢進藥。有効。寶曆乙亥。翁主病熱。君獨以為痘果。痘命進藥。而痊。寵賚優渥。賜俸十五口。寶曆戊寅。遂陞為侍醫。寶曆庚辰。翁主薨。而公受俸於尾藩。如故。靈樹翁主之妹光相翁主。適于故內大臣九條藤公。而寡。明和癸巳。光相翁主召君診脉。仍為其隨轎。且療其人。準靈樹翁主儀。云君為人明敏。多諸技藝。自君學於予先人五十年于茲。後每有病者。必請君療。而予先兄與君。予與君。次第大吉。亡

姪聖訓與君伯子士敬齡相及而俱皆稱莫逆云君
病革命士敬使予銘墓而賦詩及和歌湛然而沒士
敬具狀來請若夫君理療之功在人耳目不必須條
舉因銘曰

禁方屢試命服再加藩封相府恩禮不差喜夫貽厥
美斯克家勒珉不朽美譽自遐

性雲院獻節內人墓碣記

內人名順明和庚寅之冬歸於我安永癸巳夏四月
癸丑病卒齡三十一葬于京極四條大雲院內人少
喪父質直自持深戒貪諛既歸於我歲餘而後百爾

瑣事與夫窮達哀樂一詢於我信於我而安於我其
意有可深哀者名爲伉儷義同父子病革湛然委命
毫不怖懼訣於我與我姪悲痛哀憤有不可終聞者
屬續之際復蘇其言益理益善居二日竟卒始病至
卒情境實有不可得而言者一念及此腸痛髮植我
夙善病去年病大發會伯氏世嗣聖訓卒伯氏又尋
卒予病益不佳而又遭斯戚益加危篤奉倩之謗不
必慮而藩遇優渥未報涓埃唯斯之懼內人葬法一
依釋氏我有說云內人始末詳於記夢文中

中世二傳奇序

國字通俗書中乍用吾邦古語正訓或忽用異邦故事文勢者其鬼怪似閩山海經圖琵琶蘆擔二傳不知何人所作其書似譯柳毅王清二傳者而立趣寓意殊大不同可以說兒女而亦可以銘座右而又絕無鬼怪之習蓋古時通俗之書云夫文有古今而語言亦然當時兒女亦能通曉者閱歲之久達識其尚病諸予於孔雀樓筆記中詳述之斯書蓋亦如是豈寇老人不詳何鄉人注有遺漏評甚精妙是蓋能文之士書肆版斯書請言於予因書與之

左傳

凡左氏所傳語涉排批鋪陳者當時或有其事而夫無其言其言則作者構思苦心筆而填之以逞巧誇才於當時於後世矣昧者誤信以為當時實有斯言可笑抑又後世儒者空言亂世誤國之罪實自左傳國語啓之輕薄生塗炭藝文之蔽亦自左傳國語啓之又曰試問左傳果何人所作又曰左北明作左傳果有徵否伏羲至春秋時姓左氏者果北明一人否余司馬所謂張家灣是皇帝土者可笑又曰論語曰左北明司馬遷曰左北失明厥有國語以左北為一人而以明為眼孟浪甚矣即以左傳為北明作亦乍

見史記者止一處而已。春秋戰國諸書，槩無徵證。後人遂併左傳歸之，止明孟浪益甚。嗚呼！劉更之生，史遷犯之，庚寅余降，後人蹈之，俱可笑云。

資治通鑑批評凡目

予作資治通鑑批評，評目中有曰：聖人出者，謂其才德可庶幾者。舉通鑑止有漢文帝、後漢光武帝、周世宗、金世宗四君而已。就四君中，光武帝、金世宗最勝。有曰：大龍者，雖取義於周易，然彼在天之物，唯聖人可比之。斯非其倫，抑亦非輕薄。生互相推獎，品目曰：鳳曰龍之龍，蓋目以大豪傑、大英雄而不足，更有上

一等者，而後加以斯目。蓋鄉者一亭長，俄而沛公，俄而漢王，俄而漢皇帝者，鄉者公主家之奴，俄而侍中，俄而車騎將軍，俄而大將軍，長平侯者，譬之指爪中之紅線，蘆葦淺水中之琴絃。一旦騰躍風雷雨雹，爲之使役，提連屋於半空，吸萬艘於層雲者，其威怒勢力，實可相比較。若夫嗣主、世臣、草莽之人，亦有斯才力者，亦皆以是目之。今舉高祖、衛青，餘可類推。止曰：龍者，謂具體而微。

有曰：魔君者，魔者攪擾之義，例與睡魔詩魔同比之。大龍、斤兩則同，有夏與夷，順與不順而已。止曰：魔者

猶止曰龍者明李贄評人有仙佛菩薩魔君等之目予之立意全不同之非効其尤若夫凶逆狡呆等諸魔各逐字見義意旨明白不復注明

有曰大臣者有曰大將者以時之理亂官之文武別之俱極崇敬推獎之語若夫名良驍等諸臣諸將逐字見義

有曰凶惡人者梁元帝隋煬帝二人而已元帝欲其父之死欲其兄之死欲其子之死父死矣兄死矣子死矣又殺其諸兄弟又殺其妃煬帝弑父弑兄蒸父妃其子死而不哭凡古今惡人無復出其上者故曰

凶惡人

有曰皇帝者率加諸愚駭容人穿鼻者蓋貶辭掉激之甚者若夫真天子真皇帝者俱係褒稱單曰天子單曰帝王者亦為褒稱畢竟逐段讀得智愚自見此不復悉

有書姓名卒不加評目者蓋寓好惡必察之義如宋璟張九齡等是云

有陳氏額書人姓名額書死節死戰而予亦額書其傍者蓋加叮嚀義但陳止書善人予併書惡人以寓勸懲然併善惡評之俱係中下人物若夫陳額書而

予不書者係遺忘非為異同

有書註得評得者義既明白若夫加點註評不加褒言者次之

有曰妖怪者其人不必凶邪而其蹤跡奇怪有不可推以情理者然其虛名浮譽駭當時惑後世者謂之妖怪魯仲連以後代有其人若夫或有微功之可傳或有好學之可稱其大本既失者亦謂之妖怪有曰某公者其人本大龍地位中人但其斤兩其功績非無可議者謂之某公關公張公張公張公之外不多有

有曰姓謚公者謂君子而有豪傑之才者韓文公朱文公之外不多有

有以故事為美號者膽公黑稍君救時公嚼鍊君鍊鎗君之外不多有

有以黜辱謙讓為美號者燉煌戍卒百姓王師範之外不多有

有曰老賊者貶中含褒之稱若夫單曰賊者意義全不同

有曰軍師者意義明白不須注明

有曰元老者崇獎之稱鄼侯高密侯之外不多有

有曰將相者謂能將能相之人光武帝諸葛武侯既在別評曹相國之外不多有

有曰忠臣者其人德與才功俱無可稱者唯其忠可嘉尚者謂之忠臣蓋凡賢人君子皆忠臣孝子皆忠臣諸死節人皆忠臣忠孝者人之大本何必咕咕多言譬之有人赴宴席歸語其家人以本日饌羞必曰羹某物膾某物炙某物其餘下飯某某物問之者亦必曰羹何物膾何物炙何物其餘下飯何物語者問者未嘗有一言及飯者蓋人每日三食無不有飯者何咕咕問飯之為忠孝之於人猶飯之於饌羞亦何必咕咕言之

評目中不有曰孝子者蓋有深義云人不有無父母者孝者人道之最大本根人而不孝非人矣凡諸般善人皆孝子諸般惡人皆不孝人所以無孝子之稱然其人行事苟涉孝行者事雖微細必表出而書以頂戴血淚等之目未嘗脫略况予評通鑑於忠孝二事最深致意不遺餘力如稱寔君曰大孝世子稱符主曰忠孝皇帝曰宋高宗光宗曰不孝王不少假借其他可隅反

有曰鬼哭者其義甚深矣廣矣蓋人能欺得人不能

不省機文集 卷之七
欺鬼神乃其行事或善而其立意本不善者而能盜美名於當時後人亦不察之者或狡計造惡終不敗露者或誠心為善而當時及後人加以惡名者如是之類人不察者鬼神必哭泣而道之凡諸如是之類評以鬼哭又以彼較此是非明白者又善人必不為之事惡人必不為之事或有甚天幸者或有甚不幸者凡諸如是之類亦評以鬼哭今舉其一端論之司馬遷目高祖曰寬仁後世漫然和之曰寬仁畢竟高祖一生行事果有可以稱仁者否無論一盃之羹方其急迫蹴其子於車下而墮之光武帝急迫百計辛

苦載其姊於車上而免之高祖光武仁不仁明白然高祖得寬仁之目光武無之予故於光武救姊之處評以鬼哭是蓋其一端非可類推者予故曰其義甚深廣讀者於每段潛意求之其義自了
有曰髮植者謂事之可憤恨者
有曰血淚者有二端謂是是非非之太甚者
有曰穿鼻者謂為人所愚弄者
有曰在天之靈者謂事功大効於後世者而後人率非之者如漢武攘狄是矣謂善惡報應顯然於天理者如夏主宋太祖宋秦王廷美宋濟王竑是矣右俱

不以歲月之久速云

譚武野燭談一事

某公一日獵山中深入數里老樹長筭四無人逕公覺渴命後隊取茗未至有一僵木長數丈大合抱公踞其上木忽蠕蠕動狀如將行者公呵叱曰山靈無狀何不冠服來見木乃不動公縱獵半日歡甚歸路乘樓船夕景明麗天無片翳行里餘黑雲四合雨雹並至海波沸騰轟雷繞船須臾霹靂一聲一火團滾旋坐上公呼曰捕雷左右舉氈掩捕火迸逸衝破層雲而去公神色恬然舉止如常云

記君履兄話

吾鄉里麀河自官道渡口北溯十里許有一淺瀨夏秋之際鱖魚萃焉游泳飛躍如擲銀梭樹竹蒙隄境致幽邃避暑觀漁而得其宜鄉人傳言飛天野叉夜捕魚於茲相告戒不往有張八者以膽力自誇一夜擣撒網而往始一撒猝見一黑物長丈許蒙網決立張八心膽如喪脫棄網繩落斜而走明晨倩隣近數人俱往其處見一大鶚死於網中蓋鶚夜至啄魚此夜方俛啄被網驚而決起網繩不牽網墜又重爲萬目所死纏不能爪破久之遂淹死矣一時喧傳張

八網得飛天野又云

呈山脇法眼書

法眼山脇先生足下。僕所病之症。非復一端。脚弱纔
痊。氣疾大發。衝心竄肋。舌撓手顫。加以絡血怔忡。忽
焉心如藕絲。有時中夜飲水數碗。即兜玄國活玉窩
不足條舉。理療累月。奄奄待盡。自足下辱賜禁方。死
法日失。活路日開。旬餘而眠餐復故。神氣始旺。嗚呼
活我者。足下萬謝奚盡。承江戶之行。既近元當。請
賀而足。下戒以危症新痊。善後不可風。即拜命之辱。
抑亦謂情慢。何謹使男勲。詰謝併奉琥珀帶一條。銀

十兩。芹曝可愧。勿罪不敬。幸甚。客路千里。霜檣雪嶺。
即足下使令。非乏百爾便宜。亦唯千萬保愛。併賀令
郎冀致此意。屈指榮旋。賀而且謝。病後布字未詳。尊
亮焉。

復關叔文書

叔文關君足下。老夫善病。善陋文仲悉焉。四方贈答
詩文。槩而不作。過訪之客。率謝而不見。斗室蕭然。兀
兀讀書。即人以詩文請。雌黃亦率峻拒。亦皆文仲悉
焉。文仲爲人。有才有行。介節自持。不能作佞諛。迺今
足下之書。自文仲致之。足下之爲人。亦可以知矣。足

不省其文其補遺
下之書。不可以不報矣。因審足下動履佳勝。歡抃甚矣。老夫無似。謬蒙推獎。實非所當。但是辱愛之渥。喜愧交至。併它文三篇。見示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足下果可謂能文之士矣。山中靜修。識力日加。不狂走於名途。足下果可謂卓立有識之豪傑矣。方今號稱才子者。所在皆是。而究之。不過囫取一虛名而已。有術之巧者。焉有不巧者。焉。有黨之多者。焉。有不多者。焉。均是嚇其腐鼠。享其弊箒。燃犀致祟。射工伺影。甚者。戈之可操。石之可下。仲舒幾死。永叔可憂。迺求能文如足下者。甚少。求卓然植立。不為邪習所

薰染如足下者。百無一二。老夫年向六十。始得足下於文仲。而得足下於足下之文。歡甚矣。幸甚矣。三佳篇亦當終惠。以辱囑之厚。傍書愚評。壁上佳帋。二百五十張。併拜厚惠。謝謝會家人病卧久。非輕症。醫藥旁午。草草布字。文仲病頗佳。尋當北發。區區之懷。當託諸文仲。陳述冀亮焉。

岩垣舍人亮卿奉職於豐明節會
帝京冬暖淑氣融嘉穀登場萬國同新嘗大禮
鴻猷舊千官陪宴仰

皇風燈燭添光星斗近鳴珂鳴佩周道中日華月

華敞晴景 南端開處衛仗通衛仗衣冠帶武裝

三門鎖鑰通直郎

天威咫尺紫宸殿高呼廷拜有輝光官闈局內仙吏籍

中書省裡令公香 明時官仕顯親處風流况又蔚

詞章

秋夜病中寓懷

內人以夏四月病卒庭有楊柳其所手植者又有天竺花亦其

所愛植云

病來何事不悽涼坐倚西牕意暗傷妝鏡臺前人入

夢擣衣砧上月如霜露垂聲怨秋花老風柳陰疎夜

漏長懷舊殷勤雙淚隕挑燈添得佛厨香

記二總管事

野史有號陰德太平記者記大江氏事頗為

精詳其書以世所謂片假名著書之病中譯

其二總管事以異邦文衰病日加文思不振

但至法度稱謂再三研究竊謂不有所放失

乖違云

大江贈三位君元就分其所有山陽山陰十州為一

部以三公子元春為北部大總管雲伯石作因諸將

屬焉以五公子高景為南部大總管長防藝三備諸

將屬焉三位君卒二位君輝元以長孫嗣立二叔輔

政二位君尊禮委信無纖芥之嫌北總管驍猛善戰以寡擊衆前無堅陣紀律森肅最善守法屢摧強寇威名震敵性敦信義深惡佞諛士之有氣節者歸之奉如神明而陰賊輕躁者側目畏忌爲南總管亦有勇畧爲人善於計筭務辨得失外寬內察最善誘進人聲稱盈于關西大江氏疏屬有僧惠瓊者狡僧善諛將士往往爲其所惑瞞北總管醜其爲人不少假顏色惠瓊愧憤次骨居常欲有所中傷天正中右大臣織田公用兵關西拜羽柴秀吉爲山陽山陰探題播磨侯探題出師山陰拔因之數城乘勝深進北總

管自藝之新莊疾馳赴敵營于伯之馬野山不過從兵七千探題以八萬勁兵據羽衣山之隣峯直俯馬野相距八九里馬野一培塿仰望羽衣諸峯如在頭上探題夙以膽勇稱加以連捷之氣目中無敵將卒踴躍唯敵是求互相語曰願借元春一日正是我輩封侯之秋唯恐元春乘夜飛去會大風雪下如篩羽衣警夜之銃火星與雪迸散雲伯諸將詣中軍執謁且探軍情北總管白綾大紅裏衣淡碧長袴擁爐而坐命羹鱖魚賜酒諸將宴語款曲探題晨興倚柱遙眺馬野鼓柝有節陣營寂然唯見炊烟裊裊而起哨

騎來報曰北軍撤橋破舟自絕還路探題沈思者久之猝引軍還明年探題侵中備南總管求援北總管北總管時將復因之諸城及聞南報旋軍赴援諸將恚怒曰南部有急北部投袂北部有急南部袖手不止一再次且如馬野之役五公子雖來援頓軍月山不進委我公及諸將士於虎口臣等今於山陰之行水火可踏若夫山陽之行不肯奉明命北總管愀然曰君等言亦有理第老夫不必有五弟五弟豈無老夫馬野之役其或別有所見是以不來援世人常言兄弟兄弟兄弟父母一遺體即人自占便宜謂父母

之何諸君不行老夫獨往諸將士簌簌涕下奮發爭前會織田公遭弑探題請成而還居亡何探題霸就遂拜關白擅天下之政北總管乃辭職退老世子元長代爲北部大總管關白豐臣公即羽柴秀吉及拜關白更姓豐臣之征九國二位君及二總管皆會于師關白固要舊總管俱往固辭老疾不往關白益促不已禮辭甚恭二位君及南總管又屢請乃始受命到豐之小倉疽發背輿疾歸新莊而卒北部將卒有哭泣嘔血者新總管及弟廣家俱驍猛有父風亡何新總管亦卒廣家代立從征朝鮮屢有奇功南總管姿容美麗言笑

可愛年十八攻陶全美有功後屢經戰陣朝鮮之役亦
亦有功勞關白倖臣某善禍福人南總管善周旋之
不失驩心封大國受尊爵二位君年向四十無子關
白欲以其族姪秀秋爲之嗣諷之南總管南總管佯
爲不解其旨卒迫之際詭對曰既私擬姪秀元且夕
上請關白語塞南總管乃密報之二位君就而實之
於是秀元猝爲二位君嗣子秀元十公子元清長男
及二位君生男秀元別封南總管既計拒關白求乃
喟然嘆曰一童豎豈可爲十州之主且關白威脅諸
侯孰能抗之今日自彼予之烏保後日自彼不奪之

威柄所使予奪在彼即使十州侯一旦以無子國除
不亦毒乎况又群邪鼓吹猜嫌如織燃犀致崇含沙
伺影今日慶之明日弔之不可知矣我寧代本宗受
厄而已乃請秀秋爲已嗣關白大說寵禮有加及後
年南總管後嗣滅絕而北總管子孫食祿數萬石以
至今日云

瑞梅館記

前田氏之先出於從一位右大臣贈大政大臣管公
公以道德文章擢居台鼎而子孫世掌詞垣之任者
數十世至天正中公胤裔又以武顯提封齊楚於吾

邦前田氏之稱實始于此。吾邦中世內外文武諸貴人車服旗幟諸器用家各有標記以圖代文日月星辰以至動植諸雜物各從所好各家子孫奉而沿之應仁以後車服之制日改而標記之用率在衣服良賤通用帛褐並施通稱曰紋前田氏之紋用松或梅二樹公所愛植公詠言有焉兒女亦能誦之其所謂梅者排列五圓點於一處前後左右中相向畧畧取五出花樣謂之梅鉢藩文學曇川先生前田潤士河曾祖葉庵先生以七星為紋家世所沿其義不可得而詳即曇川不能不沿用明和辛卯正月乙卯

吾公特賜臣潤梅鉢紋臣潤謹拜君之賜始以梅鉢為紋蓋特恩云茲歲元日有一村民來贈梅花於曇川曇川心欣然說果有賜紋之慶云於是以瑞梅名館請右大辨菅君書扁使予清絢記為曇川為人有才氣識略而其奉君親孳孳翼翼唯勤唯謹其於藝文苦思力學務求精當其於交友忠厚有決斷不自占便宜比諸輕薄生忽略祖先侮騙尊長唯勢是附唯名是徇者不啻雲泥神祐君寵有由而致為菅公以大忠受大譴沒而為神廟祀香火擬諸異邦城陽壽亭可三乃其胤裔于文于武尊貴依然嫡庶所派

通於海內。即公之威靈。亘千載而不衰。遐邦遠境。隨處而在。猶穿地得水。後諸瑞梅。豈不信然乎。昔公為吾邦中世風月主。盟曇川。以其胤裔奉職泮宮。而梅有好文之稱。乃吾公賜以梅鉢。崇文作士之美。亦可以觀焉。夙夜益磨勵。以奉承盛意者。臣潤固可知。悉不須予言云。

永東皐大字詩序

永東皐以善書聞。安永某月日。本願法主饗大丞相藤公於其第。召東皐作書於前。而觀焉。其最巨者。逕二丈。最細者。麻粒上。書數字。方其進謁。法主使其人

傳意曰云云。東皐啓陳婉遜。而不諛。愜法主之旨。既謁藤公。法主尊貴固不在言。而堂寢森邃。護衛整肅。金碧炫耀。沈檀芬馥。其人唱名。而前。聲咳無聲。人人注目。東皐東皐意色恬靜。唯謹。所書諸體數幅。靡非佳境。大字殊難。草書此日所書。草書益勝。藤公法主驩甚。既作一二帋之後。賓主所命俱係。面示禮待。優渥。聞者榮焉。於是社友及門人皆賀。以詩東皐輯為冊。求予序焉。世固有作巨細書者。纔取態度。奚遑神韻。乃其巨者。不過逕丈餘。或又頗善。斯二者而尋常寸餘之字。拙陋可笑者。有焉。東皐大書逕二丈餘。猶

有餘力。態度適美。神韻不失。而寸餘之字。善學李北海。趙承旨益可奇尚云。

臟覽序

醫爲仁術。儷美良宰。屠死囚屍。觀其腑臟。毋寧甚乎。抑亦自非得秦宮鏡。何以洞見腑臟所位置。旣觀矣。診脉投藥。蓋有資而得功。宋有歐希範五臟圖。在吾邦。山東洋始爲之。觀畢收葬。吾藩半井山室。二丈亦爲之。觀葬俱同。東洋所爲。東洋著書。正舊說。誤。二丈亦著書。較諸東洋說。頗有異同。書就求序於予。方藥之事。予不知之。觀臟之舉。亦未目見。嗚呼。旣以醫

業欲善其術。不能講究不多端。觀臟之舉。蓋亦出於不得已。二丈俱與予交善。才氣俊邁。不墜家聲。因書斯言而贈云。

宇士龍母堂八十八歲壽詩序

備之三原。宇君士龍。壽其慈帟。八十八歲。仍輯諸家壽章爲冊。求序於予。八十八歲之爲壽節。吾邦近世殊行。稱爲米年。賀其式。世所知悉。一友人嘗謂予曰。僕欲壽親。米年云云。予中言答之曰。君第賀人子壽。其親奚須多言。君第賀又每語。二三子曰。人子於其父母事類。兒戲亦須舉行。况情理至者乎。予聞士龍

孔雀樓文集補遺終
慈幃夙以賢淑聞。士龍奉承備至實可欣羨。即今奉觴於米壽。情理至矣。予向爲士龍作妙正寺序。頃以壽序及潮鳴館記見囑。士龍之意。急於序。緩於記。人孰不有父母。而今促其壽序。是豈字鍛句鏤之時。若夫九十歲壽序。豫蓄材以待云。

孔雀樓文集補遺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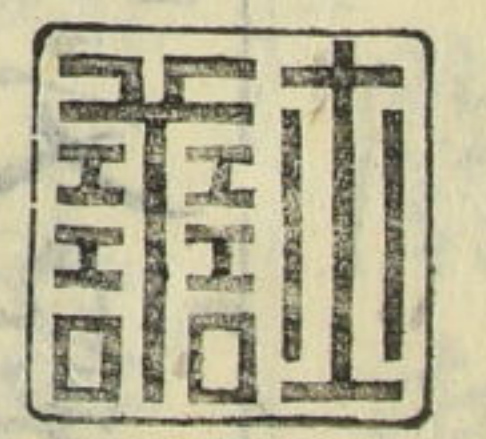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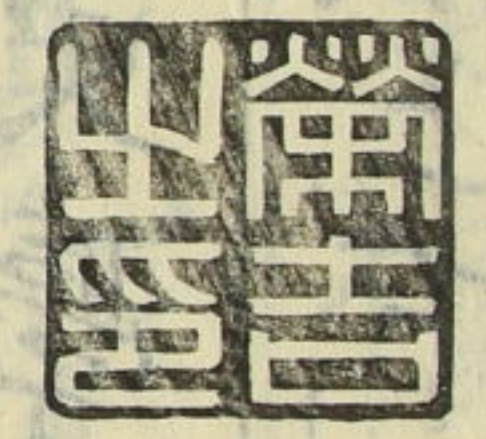
孔雀樓文集跋

叔父僖叟先生詩文不存稿。散逸過半。先是端文仲及二三兄弟。輯錄先生詩文。尋搜多端。僕時在喪服中。尋赴

藩其明年赴關東。今年西歸。版既就矣。僕在關東。亦以官暇。求先生詩文於僚友。及四方之士。得數篇。而歸。既在本集及補遺。版就之後。因謹藏諸篋底。以待第

二集。先生經學精博。不鑿而其大本。期於考亭。少壯以能詩聞。法律精密。而數年未不多作。若夫史學與文章。可謂所謂縱橫上下云。
安永甲午之夏六月

姪文學伊藤榮吉拜撰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去年', '命', '錄', '者', '集', '版'.

孔雀樓文集後序

斯集係僕所手錄者集版

以去年秋八月命鏤工先生

舊作得於諸友家者及

先生去秋至今春所作題

曰補遺隨得追鏤不復作

編次先生詩文散逸者過
半。職不存稿之由。即其人
姓字當在集中者。或又
情理當載錄者。而集中
不一見者。有焉。縱不買
怨其人。致物當世。亦

竊為先生惜焉。一日陪酒
先生。僕奉觴。先生曰。有
一話請為先生舉之。齊儒
講道。勾吳衣冠。肅聲貌修。
吳人或說齊儒曰。夫子不
遠千里。辱臨僻陋之壤。

之道之行乎。欲多行乎。齊儒
毛不悅曰。苟欲不行。何跋涉
之為。吳人曰。夫子果之。道之
行。盍逐時風。從士俗。端章
甫。何有於斷髮文身。齊儒
默然良久曰。苟如丈人言。不行
之可。先生微笑曰。齊儒介
而不知幾。雖然。專主機智。
易操守。於得喪。忠孝。負信。
一網打盡。蘇中郎文丞相。
不免頑狠。執拘之。謗僕乃
悅然。惕然而退。先生羸

疾日甚。僕因與曇川前田先生
謀督迫。鑿工急速。竣功。即一再
校訂。尚恐多舛訛。先生
詩文。諸友及僕所寫。藏有
效。先生手寫書式者。
亦直附之。淨。玄人寫了。

即鑿所以集中書式有異
同。蓋急於竣功。抑之竊擬
京極黃門寫土佐日記。讀者
亮焉。先生所居名孔雀樓。
取古詩十九首中語。其號
儋叟。不詳何義。一日問之。

先生一不二先生笑而不答云。

安永甲午之春

近江端隆拜撰



同益之... 涼... 中書...

安永三年甲午五月

平安書林

日野屋源七

端 順助

林 伊兵衛

